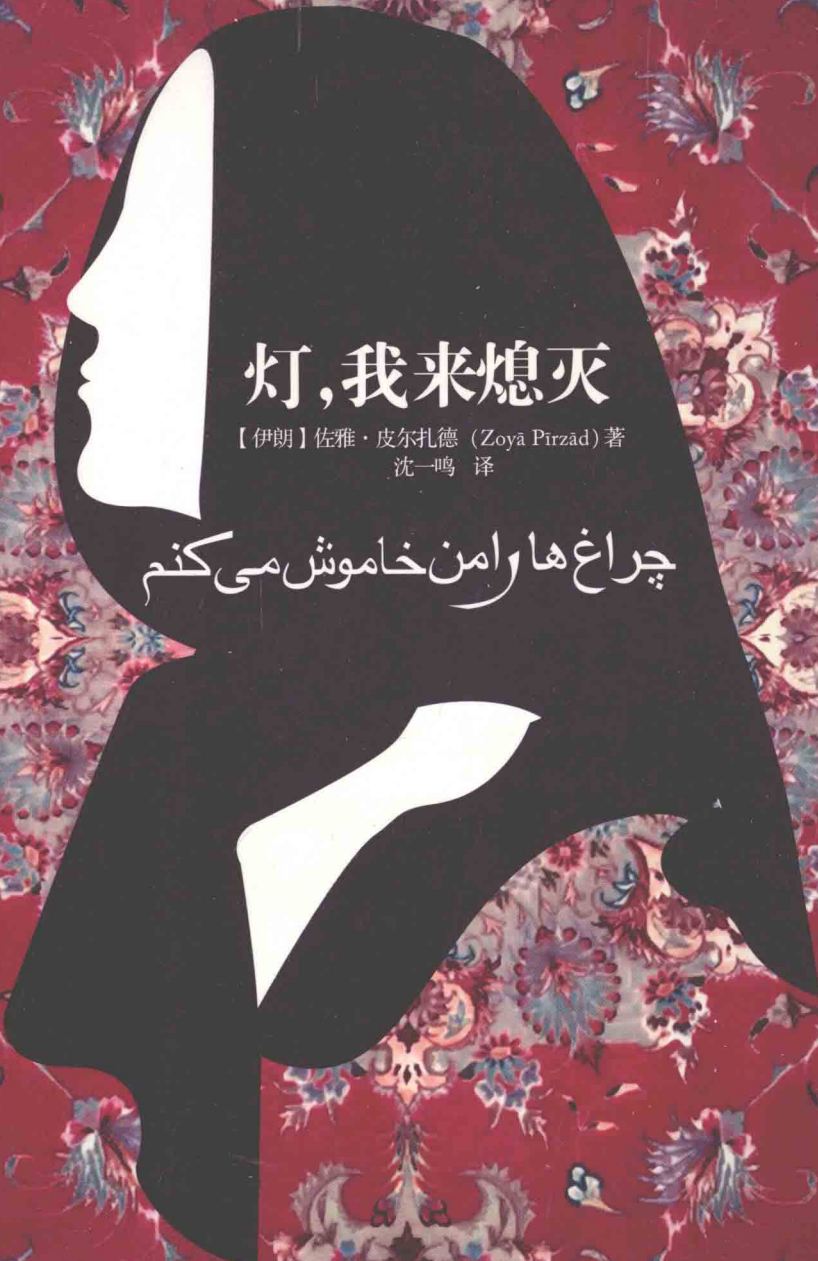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灯,我来熄灭

【伊朗】佐雅·皮尔扎德 (Zoyā Pirzād) 著
沈一鸣 译

چراغ‌ها را من خاموش می‌کنم

灯,我来熄灭

【伊朗】佐雅·皮尔扎德 (Zoya Pirzād) 著
沈一鸣 译

چراغ ها را من خاموش می کنم

C' est moi qui éteins les lumières

Original title: Cheragh-ha ra man khamush mikonam

© Nashr-e Markaz Publishing Company, Tehran, Iran. All rights reserve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Zulma and Dakai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贸核渝字 (2011) 第177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灯, 我来熄灭 / (伊朗) 佐雅·皮尔扎德 著; 沈一鸣 译. —重庆:
重庆出版社, 2012.4

ISBN 978-7-229-04835-8

I. ①灯… II. ①佐… ②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伊朗—现代

IV. ①I37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16145号

灯, 我来熄灭

DENG, WO LAI XIMIE

[伊朗] 佐雅·皮尔扎德 著

沈一鸣 译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策划编辑: 张慧哲

责任编辑: 舒晓云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封面设计: 主语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中青印刷厂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E-mail: bjhztr@vip.163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9.625 字数: 187千

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1

小学校车的刹车声传了进来。紧接着便是院子铁门的吱呀声和草坪中央小径上奔跑的脚步声。根本没必要抬头去看厨房墙上的钟，我知道，现在时间是下午四点一刻。

房门开了。我解开围裙，大声道：“快把外套脱下来，洗洗手和脸。别把书包扔在走廊地上。”我把纸巾盒推到餐桌中央，转身从冰箱里取出牛奶。这时四个小家伙已然站在了厨房的门口。我开口道：“下午好啊。你们之前可没告诉我有客人要来哦。快去把外衣换了，你们和朋友的茶点也就准备好啦。”感谢上帝，他们只带来了一位客人。我望向那个小女孩儿，她站在阿尔米娜和阿尔西娜中间，双脚交叉站立着。她比这对儿双胞胎个头要高一些，然而与那两个白里透红的胖嘟嘟脸蛋儿相比，则显得苍白而瘦弱。阿尔明站在她们身后几步远的地方，嚼着口香糖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女孩的一头长发。他的白衬衫的一边衣襟耷拉在裤子外，上面还缺了三个扣子，这使得他不得不像上次那样，用一只手拉住衣领。我把四个碟子和四个水杯放到桌上，心

里嘀咕道，但愿别再被叫到学校去了。

阿尔米娜踮起脚尖，一只手搭在小女孩的肩上，对我说道：“我们和艾米莉是在校车上认识的。”

阿尔西娜抚摸着艾米莉的头发：“他们刚搬到G4。”

我从冰箱里又拿出一个蛋糕卷。我怎么就没注意到有人搬家了？G4号房就在我们家的对面，在街的另一边。

阿尔米娜打断了我的思绪：“他们昨天搬来的。”

阿尔西娜接着道：“那时候我们正好在俱乐部呢。”说完，双胞胎一起把头转向那个小女孩。

阿尔米娜外套的口袋又开线了，天知道这是第几次了。“G4以前住的是索菲家。”

不用看就知道，阿尔西娜的口袋边也开线了。“索菲的妈妈是尼娜阿姨。”

阿尔米娜白色领口的蝴蝶结松开了。“高尔尼克叔叔是索菲的爸爸……”

阿尔西娜也要扯开自己领口的蝴蝶结。“他真是太逗了。不是吗，阿尔米娜？”

阿尔米娜不住地点头。“我们都被他逗得快笑死了。”

我帮忙解开两人的领结，注意到女孩的心思并不完全在这对双胞胎身上。她的手钩在背后，偷瞄着四周。她的双唇娇艳，就好像涂了口红一样。我把第四块蛋糕卷从中间剖开，说道：“先去洗洗手……和……脸吧。”

孩子们出去了，我心中那多疑的神经又像往常一样被激发了出来：这个女孩刚才那么认真地在看什么？难道是哪里不干净了？不会是她看到厨房有什么刺眼的，或者奇怪的东西吧？但我内心的开朗神经又让我解脱了：你的厨房也许是有些局促，不过一向都很干净，再说了，一个小女孩不会关心大人的事。我在黄油三明治上抹上一层奶酪，把三明治放到第四个盘子里，环顾四周，看到餐桌上摆放的三角梅和窗台上的花盆，还有我挂在墙上的一串串红辣椒和大蒜，开朗的神经又给了我鼓励：你的厨房里什么都有，还有一些别人家厨房里没有的东西。在你看来，这个厨房真的很漂亮，甚至无论你的母亲、妹妹，还是朋友、熟人都会笑着对你说，克拉丽斯，你的厨房就是童话故事里的魔法小屋。你不要依着别人的话就改变自己的风格，也不要因为别人的评头论足而生气，更不要——我忽又瞅见了窗台上的花盆，我该给它换土了。

阿尔明洗完了手和脸，比女孩子们早一步回到了厨房。他一脸倦容，湿漉漉的头发垂在额头上。他换上了自己最心爱的黑衬衫，胸口印着个小山羊头，顶着长长的角。似乎平日里的唠叨总算起了作用，我那十五岁的儿子终于学会了保持干净和整洁。如果母亲在这儿，能够亲眼看见该多好啊！

我把牛奶倒入杯中：“如果外婆在这儿，能够亲眼看见这些……”

他拿起杯子：“看见什么？”

我在他对面坐下，手托着下巴看着他：“看见她的外孙不只是为了出去玩和做客才会梳头发、穿干净的衣服。看见他听话了，而且在家里也很整洁。”说着，我伸出手去抚摸他的脸。他的头立刻向后一缩：“别！我的头发弄乱了。”我的手僵在了半空中，之后，从桌上拿起了一个我其实并不需要的盐瓶。

阿尔西娜和阿尔米娜拉着艾米莉的双手走了进来。

“进来呀！不要不好意思啦。来呀！”

艾米莉看了我一眼，她的大眼睛就好像两粒黑亮亮的玻璃珠一样。我微微一笑：“进来吧，艾米莉。”阿尔明从桌边站起来，为艾米莉拉开椅子。我吃了一惊：这可不在我天天强调该做的事情的范畴内。

阿尔米娜和阿尔西娜像平时一样，一唱一和。

“艾米莉和她奶奶，还有爸爸一起来阿巴丹的。”

“要是我们的头发能像艾米莉的一样光滑就好啦。”

“艾米莉比我们大三岁。”

“艾米莉以前在马斯吉德苏莱曼市¹上学。”

“也在伦敦上过学。”

“也去加各尔答上过学。”

阿尔明抿嘴笑了起来：“不是加各尔答，笨蛋，是加尔各答。”

1 马斯吉德苏莱曼市位于伊朗西南部胡泽斯坦省，由于1908年英国人在此地区发现特大油田，从而成为中东地区最早被开采利用的油田。

两个双胞胎装作没听见。

“妈妈，你看艾米莉的手多白啊。”

“像拉普泽尔¹的手。”

阿尔明偷瞄了一眼艾米莉，又笑了起来。这次双胞胎看起来真的生气了。眼看几个孩子要吵起来了，我赶忙解释道：“拉普泽尔是阿尔西娜的一个洋娃娃。”

阿尔米娜说：“我们在公车上就说过了。”她喝完最后一口牛奶，把空杯子推向我这边。

阿尔西娜咬了一口三明治，鼓着嘴说道：“她就是为了这个才来……”

阿尔米娜说：“来看一眼小拉普泽尔就回去。”

我为阿尔米娜倒上牛奶，对阿尔西娜说道：“嘴里有东西不要说话。”

阿尔米娜接着喝了一口牛奶：“否则艾米莉没有她家那谁的允许……”阿尔西娜说：“她那坏脾气的奶奶……”

双胞胎同声叹着“唉……哟！”一齐望着艾米莉。阿尔米娜的嘴边长出一圈牛奶胡子。

我从克里内克丝牌²面纸盒中抽出一张纸巾，递给阿尔米娜：“拿去擦擦嘴。”然后转向小女孩：“请转告你奶奶……”突然，门铃响了。

1 格林童话里的长发公主。

2 Kleenex牌，中国译为“舒洁牌”。

艾米莉一下跳了起来。

门铃又一次响起的时候，我已经站在走廊上了。我跨过摊了一地的书包，打开了门。

我的目光落在预想的高度，没有人。我深深地低下头，总算看见她了——一个小个子女人，很矮，大约就到我的肘部那么高。她穿着大花朵图案的外套，一条黑色针织披肩垂至腰间，脖子上戴着一条串成三排的珍珠项链。一只青蛙在草坪里叫起来，矮女人几乎是在尖叫：“艾米莉在这儿？”

我着实吓了一跳：“这要问我的孩子们。他们从来就不听话。”

她紧紧抓住那串项链：“不在这儿？”

她正准备转身离开，我说道：“在这里！我刚反应过来，刚才我不知道是您来了。您一定担心了吧。”

她松开项链，闭上双眼：“没脑子的孩子。”

我附和道：“您说得没错，换了我也会担心的。请进。”

她睁开眼睛，抬起头，似乎要让我明白她正盯着我。然后她迅速地挽起脑后的满头银发：“对不起，这个傻孩子让我分心了。”

她向我伸出手：“鄙人是艾米拉·西蒙尼扬，艾米莉的奶奶。”

那只藏起来的青蛙又鸣叫了起来。这一次，另一只青蛙用更长的呱呱声呼应着。我手足无措。或许是因为艾米莉奶奶的矮个

头、那下午四点的珍珠项链，以及那个炎热天气下的羊毛披肩，又或许是因为那非常正式的腔调、那些该诅咒的蛙鸣——在阿巴丹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仍旧没法适应它们的外表和叫声。我也向前伸出手：“鄙人是克拉丽斯……奥瓦泽扬。”为什么我也学着这个矮女人的腔调说话了？

她握住我的手很有力，我的结婚戒指被紧紧地嵌进肉里，压得生疼。她眯起眼睛：“您是来自居尔法¹的奥瓦泽扬？”她眼角的鱼尾纹是那么的整齐和对称，仿佛是被精心描画出的晕滃线²一样。母亲常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像其他女人一样，把戒指戴在左手上？”

我解释道：“奥瓦泽扬是我丈夫的姓，是大不里士³的奥瓦泽扬。我母亲出生在伊斯法罕。她叫阿尔沙露斯·维斯卡尼扬，您认识吗？”妹妹总是嘲笑我：“人人都知克拉丽斯女士与众不同噢。”

她又伸手去弄头发：“如果我知道令尊的头衔，可能会认识。但我已经离开居尔法很久了。”

我真是自己不给自己台阶下。伊斯法罕居尔法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互相称呼的头衔并非褒义，他们称母亲的祖父为米萨克·达

1 伊朗伊斯法罕的一个亚美尼亚人聚居区。

2 晕滃法是地图上表示地形的一种方法，指在地形坡面图上顺流水线方向绘制一系列不连续的短线（称晕滃线），以线的粗细、疏密和长短表示地形坡度的陡缓，并建立一定的立体感。

3 伊朗西北部一城市。

汗卢格，也就是粗野的米萨克，我当然不愿意他人知道。所幸的是，我的这位矮个子邻居也并不意味着得到答案。忽然，仿佛一下子又失去了耐心，她变得局促不安起来：“请叫一下艾米莉，我有一大堆事情等着她。”

我侧身让道：“请进。她正和孩子们吃下午茶点呢。”

老妇人又一次紧紧攥住珍珠项链：“茶点？”

这一次没有了蛙鸣，可是我还是那么手足无措：“奶酪黄油三明治和牛奶。”我为什么要向她解释呢？

她仰起头，目光落在我脖子上的小十字架上，又嚷嚷起来：“她不喜欢奶酪，牛奶也一定要喝热的，还要加两茶勺的蜂蜜。”

我真是“给病人吃错了药”。我还没开口，她就径自走了进来，灵活地跃过满地的书包，三下两下跳进了厨房。我把书包踢到一边，赶紧追上她。

艾米莉紧紧贴着墙根站着。她纤细的身体几乎要把墙上的萨亚特·纳瓦¹的肖像版画给压碎。诗人的侧脸正对着艾米莉。一个念头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，萨亚特·纳瓦的爱人，也就是他在诗中称做谷兹勒的女人，一定和艾米莉很相像。奶奶这一次真的是尖叫了起来：“要不是我从那边窗子看到你走进这里，我不是又要绕着城跑一圈啊？”

双胞胎目瞪口呆，阿尔明则盯着这个矮小的女人，我可以肯

1 18世纪亚美尼亚著名诗人。

定他在暗笑。为了让阿尔明分分心，我必须说些什么，于是我打岔道：“艾米莉，你刚刚怎么不告诉我，你不喜欢奶酪和冷牛奶呢？”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艾米莉空了的盘子和杯子上。我不自在地望了望奶奶：“孩子们一起……”

她没有理会我的话，转身对着艾米莉咆哮道：“走！”那个小女孩就好像一只小兔子一样，跟在她身后跑出了厨房。

我关上房门，从纱门后面看着他们。在穿过草坪中央的小径尽头，就在我们种了几丛花的小花圃边，奶奶扬起手，狠狠地拍了一下孙女的后脑勺。我理了理纱帘上的褶皱，回到了走廊：但愿孩子们刚才没有从厨房窗子后面看见他们的朋友挨了打。

厨房里，阿尔米娜站在椅子上挺着肚子，正对着阿尔西娜学舌：“走！”三个孩子哈哈大笑起来，我也忍不住笑了。她并不比西蒙尼扬太太矮多少，而她的模仿和往常一样都是家里的一大盛典。

2

双胞胎的卧室里总是弥漫着一种甜甜的香味，让人陶醉。奥图什总是说：“是孩子的香味。”阿尔明的房间里已经很多年没有“孩子的香味”了。

谁也不知道阿尔米娜的毛绒熊为什么叫做伊斯，晚上不抱在怀里她就睡不着觉。今晚伊斯找不到了，最后还是我在钢琴盖子下发现的。我把它放回她的怀里。那个手脚细长的金发娃娃拉普泽尔，和“金发公主”童话里的女主角同名，我把她整理好递给了阿尔西娜。我正要去拉窗帘，脚忽然被地毯上的什么东西绊了一下。我弯下腰，是一个木风车。我对嚷嚷着要听童话的双胞胎说，我累了，没精神讲故事了。不过，我补充道，明天她们就能去院子里摘花儿了，然后把花儿送给她们尊敬的老师玛尼亚太太。不过条件是不能再乱踢剩下的花儿。我把风车放回玩具架子上，拉上窗帘，一一亲吻了她们，又道了晚安。我走进阿尔明的房间，他正在床上翻杂志。

我从地上捡起藏青色裤子和白衬衫校服，挂进壁橱里。

我皱着眉收拾起书桌，然后在床边坐下，看着钉在墙上的阿兰·德龙和罗密·施耐德的大幅彩色海报。海报下面，是用纳斯塔利格书法体写的几个大字：永远的未婚妻们。这是《德黑兰画报》为庆祝努鲁兹节¹而赠送的礼物。罗密·施耐德的眼睛是浅褐色的，她的目光和微笑都显得冷冰冰。我多么想伸手去把阿兰·德龙那绺快要扫到眼睛里的头发拨到后面。我想起了“我的头发弄乱了”这句台词，不禁微微一笑。我第一千遍在阿尔明的耳边唠叨起来，告诉他藏起双胞胎的玩具这件事一点儿意义都没有，另外，在外人面前，不要再说他的妹妹们是“笨蛋”了。我刚开口，他便立刻用被子蒙住了头，敷衍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”

我刚合上阿尔明的房门，就听见双胞胎在齐声叫唤：“妈——妈——妈——妈——”我只好又返回到她们的房间，只见两人盘腿坐在床上，穿着我在几周前从科威特人市场上买回来的红黄花格的睡衣。

阿尔米娜问道：“艾米莉的奶奶为什么……”说着把伊斯挡在了脸前。

阿尔西娜帮腔道：“她的个子为什么那么矮啊？”

她们每晚都这样，找借口不睡觉。我说：“明晚。明晚只要你们想听，我就讲。现在赶紧睡觉觉。”

阿尔米娜把伊斯从面前拿开：“那至少得讲个故事。”我的

1 努鲁兹节是伊朗的新年，在每年的春分，一般是3月21日。

手已经放在开关上了：“我不是说过我累了吗？明晚吧。”

阿尔西娜歪着头撒娇：“就讲一个小故事嘛。”

我看着她们。一模一样的床，一模一样的被子、枕套和睡衣，就像复制的图片。同往常没有心情的时候一样，我弯下腰，笑咪咪地说道：“好吧，很小很小的故事。好吗？”两个孩子齐声道：“太好啦！”她们一下跳进了被窝里，雀跃地等待着。

我开始讲起来：“从前啊，有一对双胞胎姐妹，长得一模一样。眼睛和眉毛、鼻子和嘴巴、小书包、课间休息的零食。有一天啊，这对小姐妹……”双胞胎喜欢听我自己编的，由她们自己做主角的故事。我还在东拉西扯的时候，她们的眼皮渐渐沉重起来。我重复着所有故事永恒的结局：“从空中落下来三个苹果……”阿尔米娜迷迷糊糊地说：“一个给讲故事的人。”阿尔西娜打了个哈欠接着说：“一个给听故事的人。”我吻了吻她们说道：“另一个给……”我们三人异口同声道：“世界上所有睡觉的小孩子。”

我关上灯，走出房间。经过走廊的时候，我整理了一下电话桌上的刺绣桌布。再过一两年，双胞胎一定也会忘掉这每晚讲故事的习惯，就像阿尔明一样，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要我讲故事了。我好想找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可仔细一想，我问自己：“哪些事情呢？”我打开起居室的门，告诉我自己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我感到有些沮丧。

电视里正播放有关炼油厂的纪录片。奥尔图什坐在三人沙发

上，腿架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，正读着报纸。我在他身边坐下，看了几分钟那些输油管、钻井架和头上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们。他翻阅着报纸，看过的报纸被丢在地上。我弯腰捡起来说道：“你不看电视了？上面有你工作的地方。”

他喃喃自语：“工作的地方……我从早看到晚。”

我读起报纸上的新闻标题：苏联大使即将访问阿巴丹。议会选举并发布第六次草案。皮鲁兹阿巴德地区工人宿舍落成。新游泳池在巴林姆¹三角区开张。我叠起报纸。奥尔图什怎么会对这些无聊的新闻感兴趣？我不禁苛责自己：“第一，这同他的工作相关。第二，你可是从认识他之初就知道的。”我想起了我们在德黑兰订婚的时候。我在奥尔图什几次三番的坚持下参加了伊苏协会的活动，也就是大家所说的“沃克斯”，而每一次出席活动都是对我忍耐极限的考验。

我站起身来关上电视，走到窗边坐下。月光下的黄杨树，整齐而挺拔地围绕着院子。昨天，穆尔塔扎先生刚刚修整过它们。修剪草坪的时候，我给他送去樱桃汁。他道了谢，然后向我哀叹道，按规定，他六个月前就应该升职了，但是石油公司人事部门到现在还没有通知他。他恳求我向奥尔图什转达一下他的请求：

“不管怎么说，他可是高级工程师呢。我们工人的话没用。”接着，他又转到了永恒的话题，“为什么工程师先生不要巴林姆的房子呢？哈库皮扬先生级别比他低，可也拿到了巴林姆的房子

1 阿巴丹市的一个区。

呢。”从对我母亲开始，对妹妹、朋友、熟人，乃至穆尔塔扎先生本人，我重复着千百年来不变的解释，等级高低并不重要，各个地区也没有不同，而我们在这个家住得很舒心……穆尔塔扎先生一如既往地只是听着，摇着头，把园丁剪在肥大的工作裤上擦拭着。我的手碰到窗帘，努力回想最后一次洗窗帘的日子。终于，我回过神，对奥尔图什说道：“穆尔塔扎先生想要……”

他依然翻着报纸：“他总是有理。他已经麻烦了公司里数不清的高工了。”他提到高工，一如既往地愤愤不平中带着嘲笑，“我记着明天和努拉合太太说一下，让她别忘了给人事部打个电话。”

我把头转向窗外，心想：“我们家的这位先生有个仆人，他的仆人还有个伺候她的仆人。”努拉合太太是奥尔图什的秘书。

街道的另一边，G4房间的一盏灯亮了。虽然距离有些远，我看不清楚，但是因为这里的房屋朝北的房间结构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知道那是起居室。我不仅知道这些房屋的结构相似，我也去过几次G4。那个时候，尼娜和她的丈夫高尔尼克住在G4里。奥尔图什不是很喜欢高尔尼克。这也不奇怪，因为奥尔图什一向谁都不喜欢。而奇怪的是，在这方面我母亲与她的女婿倒很相像。

奥尔图什和高尔尼克第一次见面就讨论了两个小时政治，高尔尼克一走，奥尔图什就评论道：“‘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’什